世廟識餘錄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六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協理戎政兵部尚書史道至京以科道會劾乃上疏乞退臣衰年病目本不宜重玷朝班昨歲被召以腥膻犯闕不敢自便遷伏蒙　皇上収之既棄委以經始馬市臣妻子宗黨咸謂自危以致遠近大小之臣及凡與臣共事者蓋真無一人謂其事之可保善終也茲伏　天威遠攝延寧宣大四鎮市事告成酋虜自妖逆引犯二次絕無一騎明肆侵掠者臣竊自幸可以免罪耳而言者猶攻臣不置伏荷　聖明憐念

曲賜矜原臣既生入玉門脫身危地受恩深重敢復
念身第兩目昏眊益甚不辨咫尺委難效職乞賜骸
骨首丘疏下吏部言道前後處畫市易有無裨益討
聖察自陳其以目疾乞休似非得已 上覽奏不
悅曰道盡心邊事其功罪有無爾職司擬評未定有
論乃一一以煩主則爾等所辨何事道令竭忠協理
尚書李默等各降俸一級按李默以俾臣陸炳為武
舉門生特薦之于 上故一歲之間自少宰徑陟冢
宰將大用之至是覈道疏亦深病其以馬市辱國而
又不敢顯言然自是失 上心矣

會革吏部尚書李默職爲民先是遼東巡撫員缺默等會推布政使張臬謝存儒上曰此非常地默等如何不用心推舉安有視國若家之心姑記罪即推堪任邊務者以名聞默因具疏陳罪上大怒曰默受朕簡託長此六卿每事不思竭報徇情市法恣行不改薄示以罰乃懷忿忌假上疏謝本當重治姑從寬黜之按默始以浙江布政使轉太常卿掌南祭酒事以至今官雖陸炳薦之而大學士嚴嵩實與有力焉已默典銓凡事與嵩牴牾嵩欲以私人補內制官疏下吏部考選默徑訪禮部主事張天復等七人充之

而不與白於嵩嵩怒欲擬旨駁還而次輔以爲事小不宜聞之于 上乃止至是會推江西布政使張臬爲遼東巡撫臬故不悅於嵩者因啓揭默循法市恩狀遂被譴而去輿論頗稱默不阿得六卿體

哈舟兒耳州衛人史氏子名進通事名志文先年俱被掠陷虜中久之逃歸中路爲朵顏衛夷人所獲隸夷酋幹堆板卜等帳下各爲通事進更名哈舟兒志文更名昂灰時時引虜於各關口索鹽米酒食稍不遂輒挾弓矢嚇奪爲害幹堆板卜等喜之遂令舟兒冒夷酋名入貢因熟知京師道路虜節年侵犯黑谷關

石塘嶺等處皆二人導之二十九年俺答謀犯京東遣頭目伯顏打喇探邊舟兒指以潮河川道路北虜營駐白廟逼近古北口舟兒乃傳虜兵四返以緩我邊備俺答遂由鴿子洞黃榆溝入犯畿甸鹵獲甚富虜德舟兒等乃以所掠男婦及牛馬各數百賚之今歲虜求開市舟兒等復往來虜營誘煽不遂及虜誑率卒謂虜且以四十萬衆入京師爲之戒嚴咸寧侯仇鸞刺其奸狀奏下總督何棟購捕之乃移駐白馬關廣布耳目偵舟兒等出獵因以計擒之械繫赴京

詔法司及錦衣衛會訊備得前後諸逆狀遂俱磔

于市傳首梟示各邊

時虜警報沓至朝議籍籍追咎馬市非計咸寧侯仇鸞

慮見譏乃上疏曰臣所謂欲開馬市者將陰修戰備

也內外臣計欲殺臣乃故弛備以招虜欲其早負市

約而因以中臣臣無足惜乞下明詔切責諸臣俾各

修戰備每鎮選死士萬人以待臣用虜如入犯令古

北口諸將勿遏縱其南下臣當死戰于內而出精兵

擣其巢于外內外夾攻破之必矣 上曰所論備虜

事宜兵戸工三部已經理逾年何尚廢弛此如其各

查兵馬錢糧實數以對于是兵部尚書趙錦先羅古

京營士馬一十五萬有奇除分布九門八營與守護
陵寢者餘皆選入大將部下通計營操出戰之士
與各鎮入援之兵不下十萬餘今又改大寧都司班
軍五萬六千發新設十二叅遊戍薊鎮戰士闐闐倍
於往昔何謂無備且鸞欲縱虜深入邀而擊之非計
也蓋薊與他邊不同畿輔重地豈可使虜中行即盡
能擒之而震驚內地搖動根本所喪固已多矣況我
兵積弱之後雖嚴法重賞驅之進戰猶苦不前而可
豫合以勿遏乎疏入　詔以所上士馬數京營行大
將在外行總督鎮巡各令加意訓練以待督戰將官

臨發奏請擬趙錦始以仇鸞薦得入為本兵蓋揣知其平生巽儒易與耳及錦為本兵凡事不肯為鸞用而茲覆鸞疏又大折其欺誑遂失鸞心錦本小心畏慎之士自庚戌虜變後本兵能備曉邊事而夙夜在公者疑無愈于錦已鸞敗言官指錦為鸞黨而令重得禍窮矣後來史臣考鏡得失烏從而知之也

辛丑虜犯大同益數 上復諭兵部曰虜非時侵犯必邊臣平日恃和不戒為虜所窺其令督撫官嚴飭諸將血戰立功有顧望不前者重治之于是仇鸞內不自安乃上書請將營兵出邊往正其罪 上以問大

學士嚴嵩言鸞或知虜有可乘之機宜從其請然須擒斬虜酋方為上功　上不許乃下鸞疏曰若零賊無勞卿行第遣將調兵逐剿是時鸞實無意討賊第為大言自解嵩見鸞橫誕旣　上寵信深不可間亦欲因事出之以暴其敗缺非為國深遠計也按鸞是時晏處私第日與其妻洪氏盛陳百戲酣飲為樂無復行邊之念其疏請之詞皆誑　上語而嵩必欲其出討蓋稔知其荒淫無度恐一旦　上聞之謂閣臣相蔽也然其必不能戰　上業已揣之矣

改直隸河間府知府尹耕為河南按察司兵備僉事仍

予四品服俸令其管領民兵耕自知州起廢數月中遷兵部員外郎中知府嘗爲給事中李幼滋所劾至是吏部希大學士嚴嵩旨復穪其知兵破格改用于是士論譁然給事中張萬紀遂歷數其狂從不法及守河間諸貪婪狀劾奏之且言四品方面改五品有乖選法請嚴飭吏部以後毋紊舊章 上大怒命械耕至京問該部臣俟審鞫後併治之然耕爲嵩所怯竟無重譴

上諭兵部曰虜之易我以吾叛人爲虜導者多罪浮於虜今春如此秋擧必然鸞去須一大創始可卿其傳

諭令必戰勿守如何兵部以示鸞鸞言前月遣兵出威遠擒虜戰泥河斬首二十餘級奪馬駝五百緣遊擊時陳見敵不勇故未致大捷耳茲秣馬礪刃惟俟遊擊張堅兵至分道出塞用收犁庭功以慰　聖念也鸞每大言虜不足平及是督之用兵始畏縮不敢動大學士嚴嵩既與鸞相失乃言鸞不戰非計故上令兵部傳諭之然自是亦知鸞不足恃矣按是時鸞行邊邊臣來問職方相見之禮職方對以祖制文武不相統攝諸公自爲之計耳然鸞爲　上寵幸益恣肆無比道路以目邊臣自總督外即巡撫相見不

敢正坐。若兵備則側矣。嘗過昌平供張擬于乘輿。則鵝價每隻騰至銀三兩。他物稱是。上雖有所聞。然倚毗方切。尚不忍罪黜也。

上諭輔臣嚴嵩曰近議朕二子出閣一事久未見部疏何也。于是禮部尚書徐階疏請選宮寮具儀節以欽天監所擇四月二十五日吉期上。上初許之已而復諭曰。今又逼夏月能行幾日。不如七月末旬行為實用。時尚書孫承恩掌詹事府事。自以臣職在輔養。乃上疏固請。上不悅曰。儞久不聲占云臣當政果适不奉君令。卿又此附和未可也。按先是禮科給事

中章适嘗上二王出閣之疏爲　上所銜未發也忽
於承恩疏內降　旨适惶恐徑乘間引疾歸不復仕
矣

禮科給事中袁洪愈奏翰林院檢討梁紹儒自爲庶吉
士日奔走權要交通賄遺時人有不讀書管閒事之
誚吏部文選郎中白棨招權鬻爵其門如市所得四
方金錢至令姑婦爭攫惡言誶語聲聞于外俱宜罷
斥時萬鏜爲吏部尚書萬守禮爲右侍郎洪愈以鏜
守禮不能秉公執法表正屬官乃併論鏜衰老貪得
及守禮督餉宣大剋削軍儲疏入　上切責鏜守禮

合自陳狀下壁于鎮撫司拷問有 詔降二級調外
任既而鏜等各上疏引罪俱留用紹儒乞以原職致
仕許之按紹儒爲嚴嵩假子官檢討時已營宅比于
侯王矣與吳中一縉紳比屋而居嘗與之借書見書
奩甚整發之皆刻其中蓋便于藏賂又縉紳之族人
某者爲武定州判官思擢一京職偶以事入京用六
百金納萬鏜鏜業許之而選郎白璧固執不與又持
三百金賂璧始得遷兵馬副指揮縉紳以其事洩之
洪愈故洪愈有此論而嵩從不能庇也 聖明自有
洞鑒矣然未幾洪愈出爲山東僉事以鏜不去得行

其私也。

詔收大將軍鸞制勑將印命侍郎蔣應奎暫掌戎政陞

京營遊擊將軍時陳為都督僉事改戶部左侍郎孫

禬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俱提督軍

務將鸞病疽甚疏請輿疾赴軍。上不與會宣府薊

鎮警報日急兵部尚書趙錦乃奏言今強虜壓境人

心洶洶大將乃安危所係而鸞病不能軍有如虞衆

長鳴貽憂 君父不小臣錦不勝犬馬拳拳願親往

代鸞將戰疏入 上謂本兵不當輒出乃 詔鸞納

還勑印其京營戎政令應奎署掌仍命晉設臨陣文

武大臣各一員代鸞督戰以孫禬為之鸞聞命驚惶
尋卒大學士徐階因陳鸞生時通虜誤國狀　上覽
之大怒命掌錦衣衛事都督陸炳密訪炳素惡鸞常
使人微伺鸞動靜及其左右用事者銖兩之奸悉知
之鸞且死前一日炳欲發其事恐按驗無實乃陰令
人訹鸞家丁時義侯榮合亟逃虜中避禍不然且擒
義等信之各逃至中途炳遣人遮縛之乃悉發鸞初
鎮大同與虜公通要約遺虜貨幣諸物虜亦遺鸞箭
鏃持此為他日不犯大同信契義等各承遣往來今
懼事發逃入虜中欲勾引入犯狀具以上聞　上大

怒即命炳會同三法司議罪於是法司奏當鸞謀反律當進戮奏入得　旨鸞背叛朝廷引虜入犯大逆不道神人共憤雖伸祈玄感殛死未盡其辜仍剖棺斬首梟示九邊父母妻子及將義侯榮皆斬妾女孫發功臣家為奴財產盡沒入官家屬流置諸黨惡者發邊遠配有差鸞少讀書能文頗有勇略然貪戾險狠累鎮兩廣甘肅所至輒與督撫大吏相訐奏既攻殺曾銑起典重鎮會庚戌虜騎薄京城四方援兵無至者鸞一軍獨來故　上甚壯之鸞又多大言云能出塞驅虜　上以是愈益信之特拜為大將軍領中

外諸軍事寵任于群臣無比久之其說皆不售常出軍大同一無所獲而還又馭軍無紀縱所領邊兵侵暴京師人心洶洶流言日聞　上始厭惡之稍稍裁抑而鸞不為悛改益肆貪縱故及於禍按國史所紀鸞始末如此然是時不聞徐階揭之或有之而外朝官不知耳蓋鸞先是於嚴嵩父子合謀陷殺夏言曾銑其交甚固鸞因有寵于　上已權勢相軋寢不相得鸞遂密疏嵩父子行事為　上所信業四次不宜之入直矣嵩見徐階李本入西內則與之同往至西華門則門者以無　旨不敢納嵩嵩復還第度不知

禍之所終父子嘗對泣仍草詞乞階爲之解是時階
與嵩未有大隙而陸炳從中調停乘鸞之死已先爲
殛鸞地乃或慫恿階上書以實其罪於是鸞族而
上益信嵩無他先是嵩以不宣入直每日獨詣閣調
旨忽一日　上遣所御龍舟過海子迎嵩于閣嵩
遂西渡得入直如初而嚴氏之勢愈熾不可向邇矣
此係世道升降之會而作史者不及知故記于左又
鸞未病時嘗見紅騣人隨其後卧則夏言曾銑持斧
劉之及疽發其孔有九蓋孽症也其居在石大人街
爲逆亭故第今改寶源局者是也

署戎政府右侍郎將應奎子繼詔左通政唐國相子熈敘以大同鎮川堡等處帶功陞賞給事中凌汝志言今狂虜跳梁士氣不振朝廷日懸金爵之賞給功而授之人猶不肯用命況又繼詔等乳臭小兒從帷闥紈袴中奪之首功柰何令披甲之士冒霜露犯白刃畢命鋒場之外乎夫應奎國相身爲大臣昧心壟斷以外則爲邊臣誣詐以内則爲子弟營奸有臣如此將焉用之疏下兵部覆驗如汝志言 上怒命錦衣衛捕應奎國相杖于闕下黜爲民繼詔熈敘付巡按御史逮問具奏按是時 上久不視朝而文有嚴嵩

爲之壅蔽故以内則衛爵外則冒功文武兩銓俱廢

職業矣賴　上神武事發必誅四鬧上行私者終怙

不爲懼安危在所任詎不信夫

南京廣東道試御史王宗茂劾奏大學士嚴嵩久叨國

柄擅作威福以黷貨爲長策以彌縫爲巧圖如吏部

銓衡之地也嵩則每選額定二十員州判三百金通

判五百金天下名區聽其揀選兵部將帥之府也高

則每選額定十數員管事指揮三百金都指揮七百

金三邊要地惟所鑽求夫吏兵大臣非不知其權之

移也一不從則禍立至積威之刼耳是故大臣寧負

陛下而不敢負嵩也氣焰薰灼炙之者熱根蒂盤據觸之者碎凡苟富貴保身家之徒無不出入門下承望顧指即為之乾子者不知其幾若尹耕梁紹儒輩是也所畜家人無慮數百往來郡縣需索有司騷擾驛遞稍不如意則横被捶楚無敢誰何是天下畏嵩甚於畏 陛下也生辰受賀方物畢陳歲時問遺金寶相屬嘗聞其往年被論治裝時有一門官從傍所竊見之其金銀寶玩狼籍盈庭謂雲南之物遠致萬里不知 陛下宮中亦有此器否 陛下所食大官滋味不過數品而嵩之飲宴則窮海之錯極陸之

毛靡不備具是天下供奉嵩甚於供奉　陛下也所得四方賄遺府第不足以容之乃穴地爲藏深廣數丈金珠寶貨咸入其中此豈神輸鬼運哉官欽之于民而納之于嵩也嵩視之若不甚惜而不知鞭朴之苦骨血之盡一路之哭有不勝其慘者矣嵩欺天罔人之罪不可縷數此特其梗概耳臣非不知　陛下之左右皆嵩之心腹一言浸潤刀鋸伏焉而臣顧欲去必不可去之姦以買必不可生之禍哉良以世受國恩無由圖報而況厠言官之列過受言之　君既知奸慝敢復隱忍以自全耶時吏部考功郎中萬寀

爲私人也宗茂併論冞附權納賄不可以處銓衡之地疏入、上怒其恣肆妄言誣詆輔臣令降旨切責之、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六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七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初兵部尚書趙錦自大同巡撫召入本部仇鸞有力焉特董懋中為職方郎中及鸞敗給事中郭鑰言錦前諂事鸞如議開馬市議分團營皆阿旨贊成既而見邊事日非鸞敗形已露乃稍示牴牾兩端以自解懋中雖已陞任然為職方時朋奸鬻爵狀播在人耳目臣不敢一二悉數即令 聖明在上洞燭逆形若近者蔣應奎唐國相輩皆以鸞冀冒功明正國法中外臣民莫不舉手相慶謂世道清平之會矣顧致亂

有源去惡務盡所以論才選將敘功陞賞以主持于中者本兵職方是也錦懋中非浮應奎等數倍而斥罰未及何以示大公于天下疏入　上曰鑰所言是本不清何以澄流錦久附逆璫朕亦素知克極是衛軍妻子隨任懋中發口外為民按錦固仇鸞所薦而入部後凡事頗持正況是時仇鸞權總京營勢傾中外即三輔臣亦曲意事之而本兵與職方事每相關自不能與之抗然以鸞之很戾而從中調停陰為節制則錦與懋中不為無助錦故謹厚長者而懋中少年極熟於典故嘗庚戌後邊事倥偬懋中口占題覆

日上數十疏其敝決如流亦一時奇才第守不足耳
言官罷以黨惡非之稍過矣
內官監太監杜泰提督光祿寺所乾沒內帑銀以數萬
計光祿寺少卿馬從謙奏發其奸泰亦奏從謙盜用
大官食物及誹謗不忠狀巡視給事中孫允忠御史
狄斯彬交章劾泰如從謙言因劾寺卿高燿不能覺
察內署正通同為姦乞併治 詔逮從謙泰于鎮撫
司訊鞫科道官待問明議覆已鎮撫司訊上泰因公
侍見從謙挾私奏訐俱屬有罪第所引誹謗曖昧語
無證左不足深誅 上益怒從謙誹謗下法司令與

泰各候贓完日擬罪以允中等黨護降邊方雜職鎮撫司官斷獄不當奪俸五月於是法司議從讓當坐盜內府財物者律贖徒爲民第所指誹謗雖無明據然跡其狂悖不恭難依常典宜發極邊衛充軍泰送司禮監奏處　上怒未已詔執從讓廷杖八十發烟瘴充軍泰革任以能發謗臣免罪從讓遂死杖下按泰故爲　上所親愛而從讓奏發其奸雖職掌所關而亦異乎信而後諫者矣安得不逢　上之怒乎逮法司擬罪尚不欲以誹謗當之亦可謂有人心矣而卒不免於杖死人以爲冤

工科右給事中李用敬奏開膠萊新河其畧謂運者河道湮塞深妨國計聞之膠萊之間有新河一道在海運舊道之西乃元人欲開通以避海濤島嶼之險而未成者先是山東巡海副使王獻憫登萊之民土瘠人稀生理不足皆由舟楫不通常按元遺跡鑿馬壕底以通淮安商賈建新河等閘八座以蓄洩水患導張魯白現諸河以濟水道見今淮安之船由淮河直抵麻灣即新河之南口也由海滄直抵天津即新河之北口也自南口以至北口僅三百三十餘里各有潮水渓入中有九穴湖大沽河諸流可引其淤塞未

通宜量加濬者一百五里宜深加濬者三十餘里元人用功已開其二今之用功當任其一此皆章明可見者乞選才望官一二員會同撫按官亟爲修舉疏入工部覆行所在撫按詳議具奏報可按膠河之議起於王獻獻于道直中庚戌進士嘗與其同年閩人何廷鈺言之後廷鈺選爲御史以無可建白乃襲獻言同李用敬奏行之後竟無效而鈺亦因此敗官所謂元人已開其二以其功之可用也而未開其一者必以岨㠎礙難施耳不然以勝國民力之饒豈不能收其全績而有俟於今日之任其一哉漢人有言

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功延至萬曆間尚有安意成功者何怪其紛紛也頃北郡墾田之舉亦然

大學士嚴嵩言茲值春陽紀序淑景融和 二王殿下婚禮宜以時舉 上曰朕意擇在仲春爲美可語監臣遵行嵩又言昨歲奉有明旨着於各府行禮此因先年舊例但臣等思得府第淺窄出府未免易與外人相接在親王則可今日事體不同臣等再三計之實有未安自今 二王殿下合無暫且留在內成親亦于保護爲便 上謂嵩提于外議命舉冊立事嵩言此舉天下臣民久所仰望但今婚期已定伏望

皇上俯從臣等所請且於宮內成婚其冊立大禮另
候欽示舉行、　上批答曰出府之不可、是害及二王
是害及朕、卿等明說來、當對言儲貳名分未正、而又
居于外、雖應得者亦懷危疑、府第連接僅隔一壁、從
人衆多、情各爲主、易生嫌隙、此在　二王不可不慮
者也、　先朝有　太后在上、有　中宮　東宮體勢
增重　主上尊安、今　列后不在、至親惟有　二王
却俱出外、此在　聖躬不可不慮者也、　上謂皆不
足恤、人無能勝天者、二子只依本分待朕命處分、方
可、勿再瀆、按當此論既慮　二王在外易生嫌隙、又

慮二王出外、主勢甚孤此外臣所不敢言者以
情且知遇故爲是危言耳不可以人廢之也
禮部擬二王婚禮儀註言會典所載醮戒之詞有二
其一云往迎爾相承我宗事爲承宗者言也其一云
往迎爾相用承厥家爲承家者言也今晉京將以承
宗封國所以承家戒命之詞伏俟裁定 廟見古
以三月後世以三日蓋首日告 祖考而親迎合巹
成其爲妻明日夫率以見舅姑又明日盥饋於舅姑
成其爲婦又明日始率以見 祖考先後之序如此
累朝率與合巹同日至成化中 東宮納妃始改

正從古今宜以改定者爲正、朝見盥饋、先朝有
太皇太后有　皇太后有　中宮儀文各異、今
二王率妃詣　上前行禮、後宜於各母妃前行禮、以
彰婦順、又會典　東宮不回門、親王回門、然未有
定期、今宜待之國前一月擇日行、餘儀如舊、　上覽
不悅曰、既云王禮、自當依典制行之、又何不同之有、
今不必欺擾瀆、速降勅立太子、分別成婚、任爾等爲
之、勿以煩朕、於是禮部遂擇日具冊立儀以請、　上
以問大學士嚴嵩、嵩對非　御批部疏欲舉冊立儀
以請、嵩敢不遵、但前奉　聖諭、俟有　明命處分、臣

等不敢復瀆、上乃詔部臣曰豈有朝更暮改之禮
其遵朕初諭、二王一體行禮、勿復遠援、按是時閣
部勸上冊立東宮俱辭嚴義正、而上終不肯
從、聖意淵矣、自二王成婚之後、禮部毎歲首上
冊立套數、上第批云候旨行而已、裕王遣人來
告禮卿曰父皇自有主張先生須併毎歲套數亦已
之何如、穆宗在藩邸其含弘養晦類如此、得潛龍
勿用之義矣、
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楊繼盛上疏劾奏大學士嚴嵩言
臣先因諫阻馬市下獄、逆鸞威嚇問官必欲置臣于

死、陛下特寬其罰不二年間復至今職臣仰荷隆
恩思所以報莫急于請誅內賊臣方今外賊則胡虜
內賊則嚴嵩然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
臣請誅賊嵩當在勦虜之先也敢以嵩之專政誤國
十大罪為 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詔罷中書
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
視制草故載諸 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 皇帝時
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
為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為輔臣儼然以丞相
自居凡府部題覆必先禀而後起稿是嵩雖無丞相

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而先謝嵩蓋惟知事權在嵩畏懼奉承而已此壞　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之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
皇上用一人嵩曰我薦之也及黜一人嵩曰此非我親故罷之　皇上宥一人嵩曰我救之也及罰一人嵩曰此人得罪于我故報之借　朝廷之恩威行一己之愛惡此竊　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人臣事君之忠也嵩於　皇上行政之

善必合于世蕃傳於人曰 上故無此意我議而成之又將 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刊行爲書名曰 嘉靖疏議欲使天下後世謂 皇上所行之善盡出于彼而後已此掩 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 皇上之令嵩票本盖取君逸臣勞義也嵩乃令子世蕃及諸義子趙文華等群會而票本機密豈不漏泄乎所以題疏方上滿朝已知天語既下前講若合符契此縱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乃爲壟斷之計欲令孫冒功于兩廣故先薦伊表姪毆陽必進爲總督姻親平江伯陳

珪為總兵鄉親御史黄如桂為巡按朋奸比黨講張為幻先將長孫巖劾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其後劾忠告病乃令次孫巖鵠襲替鵠又告併前劾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令任職管事劾忠鵠皆世蕃豢養子也而假執戰功冒濫官爵以故必進得入為工部尚書圭托疾得掌後府如桂得遷太僕寺少卿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以貪虐論革　嘉靖二十九年大同帥張達敗没正胡虜窺伺之時使嵩少有為國家之心豈肯用此債帥以寄

干城而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咸迫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冐哈丹兒軍功世蕃亦藉以陞蔭嵩父子彼時嘗自誇以爲有薦鸞之功矣及鸞勢出嵩上反肆凌侮故嵩常自嘆以爲引虎遺患後知　上有疑鸞之心恐共貽累故姑設異同以泯其初黨之跡是勾虜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前胡虜犯內地深入經時兵法擊其惰歸一大機也而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乃曰京邊不同勢敗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且虜飽自退耳故汝夔令不戰及皇上逮治汝夔

汝夔臨刑始知為嵩所紿是嵩以不戰悞國而又以計殺汝夔也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劾嵩與世蕃也革任為民矣嵩乃於考察京官之時逼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斥荷蒙　聖明洞察留用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劾嵩父子降典史矣嵩考察外官之時逼吏部將汝進罷斥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令府部之權皆撓于嵩矣而吏部兵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嵩於文武官之陞遷不論人之賢否惟論賄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國為心惟日以賄嵩為事將官既納

賄于嵩不得不剥削乎軍士有司既納賄于嵩不得不濫取于百姓利歸一人害徧天下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 先朝風俗淳厚近者自逆瑾用事始少一變至嵩爲輔臣諂諛欺君貪汚率下通賄慇勤者貪如盜跖而亦薦用踈拙者廉如夷齊而亦罷斥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廉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汚成套牢不可破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 皇上之聰明而若不知者何哉蓋 皇上待臣下之心出於至誠賊乘 皇上之奸入於至神以

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怪乎墮其術中而不覺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奸言之知 皇上之意向者莫如左右侍從嵩欲托之以伺察 聖意故先用重賄納之於 皇上一言一動無不報嵩報則酬以重賞凡 聖意所在嵩皆預知故得以遂其逢迎之巧是 皇上之左右皆賊嵩間諜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言路故令義子趙文華為通政使凡疏到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閱而後進疏內情節嵩皆預知少有干涉即為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轉展遮飾

是　皇上之納言乃嵩之鷹犬其奸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世蕃將廠衛籠絡追結姻親是　皇上之牙爪乃賊嵩之爪牙其奸三也廠衛既以親矣所畏者科道之言也嵩於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馴軟圓融者出自門下方補科道至五六年無所建白即陞京堂方面故科道諸臣寧忍于負　皇上而不敢忤權臣也是　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奸四也科道既入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者皆可

畏也嵩又令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凡部中欲行一事先報世蕃故嵩得預爲之布置各官少有異議者亦先報世蕃故嵩得早爲之斥逐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 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爲誰乎此眞可爲流涕者也是 皇上之臣工多嵩之心腹其奸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五姦一破則十罪立見矣噫嵩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蒙 皇上之知遇宜陰抵力排爲天下除賊可也乃凡事唯聽命於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階爲嵩積威所刼然於 皇上亦不可謂

之不負也伏望　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奸群臣與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　皇上或召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果應其實重則置之憲典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賊嵩既去豪傑必出賞罰既明軍威自振胡虜不足平也疏入
上怒其因謫官懷怨摭拾浮言恣肆瀆奏且本內引二王爲詞意果何謂令錦衣衛執送鎮撫司拷訊問官以疏辭引二王當詐傳親王令旨律絞獄具詔杖之百繫獄待決居二歲竟死西市按繼盛臨刑之先嵩欲援之卜之於龜龜裂故止而弗援而其黨鄢懋

卿等又有養虎遺害之說諷嵩嵩遂中止而繼盛之
死世莫有寃于此者矣時比部諸郎相戲曰繼盛之
刑犯何律乎曰不犯律而頗犯聖經孔子曰直而無
禮則絞此之謂也滿朝傳之捧腹繼盛疏中瓜葛一
叚顯指陸炳今國史没其姓名似疑有私之者
工部尚書歐陽必進奏辨楊繼盛所論嚴效忠冒功事
詔兵部查明具覆于是武選司署郎中周冕言臣奉
詔卷查嘉靖二十七年通政司狀嚴效忠時年十六
因會武舉未第咨送兩廣軍門聽用未及年餘總兵
官陳圭都御史歐陽必進奏黎城平進效忠報捷授

錦衣試所鎮撫未及月餘嚴鵠稱伊兄効忠曾于軍
中斬首七級併加功陞署副千戶等　聖明昭鑒下
本部查覆嚴嵩子世蕃乃自創一稿送臣教臣依稿
題覆臣觀其稿率誕漫支離情節舛戾請得一一折
之如曰効忠固有勇敢何不咨送宣大而乃於兩廣
之遠如曰効忠曾考會武舉未第何部中並無起送
公文今又自開民人而不言武舉如曰効忠報捷例
授所鎮撫則原籍江西立功廣東何不于二處帶衛
而冒銜錦衣衛如曰効忠果鵠之親兄則世蕃數子
俱幼且未有名効忠者如曰効忠果世蕃之子據當

時狀獨止年十六豈遽能赴戰親冒矢石如日効忠果斬七首級何軍門諸將未聞有斬獲之多獨宰相一孫勇冠三軍如此如日効忠對敵刀劍脛臂計臨陣及差委時未及一月何以飛報軍情于萬里如日効忠到京以創甚疾故何以鵠替職之文止告不能授職而今又捏爲疾故如日効忠試鎮撫當替則奏捷功止終本身原無承襲之例如日効忠功次當併按例當先奏請何止令通狀而遁令司官以行臣固懸心黶訪原未有効忠者赴軍門聽用鵠亦非効忠親弟其報捷及首級皆屬虛捏必進孫嵩鄉曲圭又

世蕃姻親依阿朋比共為欺罔臣如不言　陛下何從知其奸哉且自累朝以來未聞有宰相子孫送軍門報効者今嵩不惟咨送軍門而且詐捏冒功是大壞　祖宗之法者自嵩始彼蔣應奎唐國相輩安得不効尤也臣職掌所關乞特賜究正使天下曉然知朝廷有不可倖之功不可犯之法臣雖得罪死無所恨　上以其事已下部覆責晃不候處分肆行報復令錦衣衛執送鎮撫司拷訊以聞已罷晃為民兵部尚書聶豹遂以世蕃所囑晃稿具覆而嵩自上疏乞免鵠官　上優答嵩因諭部臣曰爾等謂茲事無

碍朕知已第輔臣懇辭宜特允之以慰其意按冕故以御史建言被謫量移是官其摘發嚴効忠冐功之獘詞核事詳人謂嵩必難自解而　上竟置之不問而冕削籍去矣本兵聶豹素以道學負時名徐階特薦之而乃曲意阿嵩爲之黨護且無論平生所講何事亦何面目見其爾郎耶

巡按雲南貴州道御史趙錦劾奏大學士嚴嵩曰臣伏見今年正旦日食災異非常又山東淮徐間連歲大水四方地震疊見章奏變不虛生必以類應臣愚謹以天意驗之人事醜虜驕横時肆侵陵閣臣怙寵擅

作威福眞若影響之不謬者昔我 太祖高皇帝罷丞相散其權於府部諸司而總之於 朝廷 聖祖所爲萬世慮者至深遠也 成祖文皇帝時始命解縉楊士奇等七人入直內閣然初皆編修待詔等官終永樂之世亦不過春坊學士之職取其足以代王言備顧問而已洪熙中楊士奇等始以 東宮舊恩兼領保傅景泰中復以保傅之重兼領冢宰於是內閣之權日以重而 祖宗之微意寖已失矣 列聖相承循爲故典故議者以爲今之內閣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非 高皇帝不設丞相本意然當時

諸臣雖身居宥密參與謀議猶未敢招權市寵公行
賄賂故內閣之權雖重其弊尤爲未極頃者夏言以
貪暴之資厠跡禁扉大學士嚴嵩復以奸佞之雄繼
登台鼎怙恩寵以張威權假刑賞以行其愛憎事無
大小咸專於巳人有少違必中以禍於是百官望風
懾息天下之事未有聞於　朝廷先以聞於內閣白
事之官班候於其門請求之賂輻輳于其室如銓司
之黜陟本兵之用舍尚書每先白嵩許可而後具題
其淸要之職優厚之地非內閣之私人與通賂者則
不可得邊臣苟失事必赴軍粮行賂嵩所賂入則顧

指諸司出爲擬議無功者受賞有罪者免刑體勘之
臣覩冒濫而上不問執法之司知冤抑而莫能伸理
至于宗藩勳戚之封襲文武大臣之贈謚亦惟視賄
賂之厚薄以爲遲速予奪而莫之顧諸凡中外臣僚
或以遷除致謝或以出入饋遺大者千百小者數十
奇珍異綵水運陸輸則又視爲常例其他希寵干進
之徒妄自貶損稱呼非類頌美功德奴顏婢膝於其
前而廉恥掃地者則臣所不忍言也　陛下天縱神
聖乾剛獨運自以爲予奪由　宸斷題覆在諸司閣
其不過票擬取裁而已諸司之題覆則以其先受其

風旨閣臣之票擬莫非恣行其胸臆群臣敢怒而不敢言 陛下何由而知之今言雖莫逃于天誅而嵩尤得以播其惡者蓋言剛暴而疏淺其惡爲易見嵩柔佞而奸深其惡爲難知嵩窺伺逢迎之巧似於忠勤諂諛側媚之態似於恭順能引私人布列要地以探諸臣之動靜而先以制之故少敢露又善以厚賂結 陛下左右之人凡深宮起居意向無不先得故多稱旨或俟 聖意所發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因事機所會從而執之以肆其毒使 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於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於內閣幸

而洞察于聖心則諸司代嵩受其罰不幸而遂傳于後世　則陛下代嵩任其咎嵩之術誠巧矣　陛下聖明所以傾心任嵩人屢言而不疑者豈誠以嵩為賢耶自嵩輔政以來惟恩怨是酬惟貨賄是好權悉歸于掌握而各司皆不得其職群臣惧陰中之禍而忠言不敢以直陳四方習貪墨之風而閭閻日見其愁怨頃自庚戌之後醜虜陸梁臣見　陛下嘗募天下之武勇以足兵矣竭天下之財賦以事邊矣搜天下之遺逸以任將矣行不次之賞莫測之威風示中外矣重血戰之功寬損軍之法以展舒諸臣矣而封

疆之臣竟未見其有能制醜虜之死命而紓宵旰之憂者何哉蓋緣權臣行私將吏用倖以掊尅爲得計以營求爲有能遂至朝廷之上用者不賢賢者不用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使　陛下欲致太平則群臣不足承德于左右欲過戎寇則將士不足禦侮于邊疆財用已竭而外患未見其底寧民困已極而內變日釁其將作蓋古者雖中材之主輔佐得人猶可以小康而無患今　陛下躬秉至聖憂勞萬幾三十三年于兹矣而天下之勢其危如此非萬之奸邪何由以致之臣願　陛下觀　上天垂象之顯察　二祖

立法之微念操柄之不可使移思紀綱之不可使亂將嵩早賜罷斥以應　天變疏入嵩待罪乞罷　上溫旨慰留不允乃手批錦疏曰錦疏可疑且明謗君上情罪欺天令錦衣衛亟發官校械繫來京問嚴鞫前職無有違礙非慰嵩情非可爲令邪長正沮可乎其仍照前行令鴻臚寺諭嵩以朕意即入直贊後錦械至下詔獄杖四十擬贖徒降雜職用特　旨斥爲民按錦是時業奉差在萬里外而猶不忘君側之奸必欲鋤而去之且辭嚴意厚不事矯激可謂効忠之極矣後錦起用歷南京吏部尚書一言官論錦平生

無一善狀藺朝傳以爲咲後生不知 先朝老成而
自以其意爲愛憎此蠹國之尤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七終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譔

丹徒靳文僖貴之繼夫人年未三十而文僖公卒比老有司以其孫爲嚴氏客默有所授爲之奏請旌典事下禮部特儀曹郎與靳有嫌因力爲之地禮書吳山曰婦以節旌制也第今令甲所載義夫節婦孝子順孫諸旌典疑爲匹夫匹婦發潛德之光以風世耳若士大夫之家何人不當爲節義孝順者乎文僖公身爲輔臣夫人已生受殊封矣柰何與匹夫匹婦爭寵靈乎文僖公在地下烈非所樂聞也執寢之而嵩

即以故事揖山山曰往年都督孫堪服母喪還浙道卒浙中有司以其弟宗伯公故奏旌為孝子而其猶子為之請予謂禮毀不滅性汝伯宜為母死則汝父不宜獨存何忍軒伯以輕父也且已都督榮矣又欲專孝子名乎矧滅性非孝也後主纂者昧禮而自行之乃今何以濟斬夫人也會當赴直入西苑與大學士徐階遇階亦以為言山正色曰相公亦慮閣老夫人再醮耶階語塞自是覷公頗不復與之言矣又金壇曹編修某者以病痿其一足第以一足彳亍行會有冊封差遣曹請之於山山曰先生病矣恐不任使

事。曹侯有挾遽曰、三閣下業許之矣。山曰、此職掌在禮部。吾知而使之、是不忠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郎三閣下能強予以篤疾人為王國持節乎。先生止矣。曹大慙起而對曰、公曉人不當如是。遂拂衣出。而僉稽諸修撰、以曹不行、自詣山請行、而不及次。山曰、得無陵乎。諸以省母對。山阻之曰、既以母故、人莫大焉。何不請捐半年俸以假歸、為有名乎。又無損於後日叙遷也。諸曰、諾、遂辭不行。時分宜之子陰執朝權、尚書唯唯聽命、第不敢犯。山有求囑者、姑應之曰、俟他日老父自言之。其見憚如此。

合州王都御史爌卒其子南雄知府宏來奏父卹典祠郎其以爌平生清謹任宦蹟尤著于南京兆時且始終出處無玷當得全請業巳説堂而人有偵知之者宏一日詣嚴嵩邸求謁其子世蕃凡三及門辭焉而容馬欒者紿宏云大爺久不見客潊候無益君欲爲父祈恩須賂七百金卽謚可得況祭葬乎宏乃如其數因欒進之欒竟與夥客三人私分其金而世蕃初不知之也比部䟽入被　旨僅與祭葬而巳宏詫曰祭葬例所自有賂之何爲因自詣西苑求謁嵩嵩與爌有平生乃延宏問曰汝來京師何遲遲見也汝

父當得全典所以不徑給者俟汝面請以明吾恩也宏口噤色慄不能對父之第含糊語曰也曾也曾嵩意其子必嘗私之矣宏退而世蕃適入私扣之茫然乃急召訊宏知馬鑾等誆匿七百金即日上疏收鑾等赴錦衣獄拷鞫追金還宏而四人皆遣邊戍鑾嘉興人嘗中癸卯順天鄉試以冒籍除名分宜爲編修時往來其家以故得竄入邸中賁緣爲奸利士大夫以此瞷之至是始發覺而吳人有湯裱褙者以能鑒古頗用事今亦在遣中按是時嵩子世蕃受賂遺既多兼旁索古書畫凡獻古書畫者必先賄湯裱褙辨

以爲真蹟始收之而吳中一都御史偶得唐張擇端所畫淸明上河圖贋本以饋世蕃而賄不及湯湯直言其僞而世蕃大怒後都御史竟陷大辟而湯先已遣戍去矣

丁巳四月二日夜　上在宫中見熒惑逆行二舍明日下諭禮部禱雨於洪應雷壇祈以禳之至十日夜大雨如注漏下三鼓而雨止奉天殿火猝起延及奉天門五鳳樓四鼓燼矣　上自以寅奉上玄克釐抑畏一旦致災頗煩　聖抱明日禮部上修省疏內批有朕涉無前大變若墜深淵語其他修省事宜一切不

行第詔告天下奏祭郊廟而已時人心洶洶憂危之甚比端門下詔之日忽聞門樞聲朝臣驚走班次大亂有倒屣裂冠披髮露跣者司禮監官以聞 上竟不之罪也 詔草始出嚴嵩筆 上大加竄削備悉罪已之指詞極哀痛臣民無不感涕 命採木于川貴湖湘閫期以明歲起工已而漕下之木不當故殺材工部大臣以為言 上曰子孫能守嘗亦可久乃匠官徐杲頗以規合法稱 上意而長材亦驟葦輸至矣按三殿規制自宣德間再建後諸將作皆莫省其舊而杲能以意料量比落成竟不失尺寸則

其聰明亢自有過人者 世廟每視吾輩無人而寵異雜流嘗至八坐非其性有所溺乃等計見效末世儒者終不若他道之有成也

三殿之災延及六科廊供殿科官徑據各部朝房以居諸尚書務唯唯不敢與之爭禮科謝江素憚禮書吳山剛正特遣吏持帖懇之山正色曰六科皆自有朝房何以不居而乃欲居各部者倘他日待漏當置尚書於何地且七品官而借二品衙門恐褻 朝廷之體執不肯與而禮科遂假大理寺朝房居之按是時山方有寵于 上故每事得行其志而言官卒莫敢

與之抗若不借朝房一事即使人難堪而孔子惜繁纓之意前輩尚能存之今不可望矣

崑山朱府丞隆禧以內察落職家居平生喜延方士偶得其長生秘術因陶真人仲文進之西內又獻香衲之類　上悅從其家拜太常卿　賜飛魚服泰陞禮部侍郎仍令致仕其後病故其配鄭淑人奏乞祭葬疏下禮部科官參駁之以抄至部亦以查無實歷年月不敢題覆閱數月忽內閣傳奉　聖諭云朱隆禧因是考察之退初因訪道目爲妖人以去但伊自進秉一上藥方進香衲我至今服御去年十月內故伊

繼室乞祭葬禮部不與是因考黜然汝一傳示山此
義不為例給之示上恩也于是禮部查照三品文官
事例與祭一壇併行工部造葬葬得允旨 上御臣
下最嚴然稍用其力後必酬之隆禧郵典雖由陶仲
文所惡然終不以私恩廢公義其明斷如此
提督撫治鄖陽都御史員缺吏部尚書萬鏜會推通政
使趙文華可係兵科給事中朱伯辰隨劾文華邪媚
奔競窺瞞日章不宜復玷臺憲有 旨令別推而以
伯辰章下部文華因言通政使在 朝廷之上左右
將事例不推外今鏜意在出臣又嗾所親言官論劾

期必去臣而後快且鏜前為右都御史後以侍郎起用進尚書乃通計前俸考滿事涉欺罔又以不得一品為怨　上怒鏜并伯辰黜為民而晉文華供職按鏜為嵩鄉人又同年也其進吏部實嵩引之然鏜望輕翰林編檢故以後輩嚴事冢卿至與鏜往來始變為敵讎于是吏部之體面大壞不可復矣鏜才庸更通賄賂已為嵩所不悅其九年二品考滿僅加太子少保非故事也至是以其假子趙文華出撫益忤嵩鏜遂得罪去

壬子康妃杜氏薨妃　裕王母也禮部遂上喪禮儀注

尚書歐陽德等言、累朝皇妃薨、或未生皇子、或子非居喪而受封之國、或子立為東宮而先薨、俱與今不同、惟成化中淑妃紀氏薨、所生皇子倫序居長、而與妃事體相類、但比時皇子尚幼、而今　裕王既已成婚、禮宜持服主喪送葬出城、儀節稍異、乃議輟朝五日、　裕王主喪、遵孝慈錄斬衰三年、欽遣大臣題主、開塋掩壙、祠謝　后土、并用工部官送葬儀仗人等數皆增於舊、　上覽之、謂大學士嚴嵩等曰、部擬用

憲廟淑妃例、大不同、且　裕王不當服斬衰、嵩等對

憲廟初有悼恭太子在、前淑妃之子居次、正與

康妃今日事體相同故禮部擬用其例喪禮必子爲主 裕王殿下須服斬衰以執饋奠之事 太祖御製孝慈錄序文曰庶子爲其母斬衰三年部議遵此也 上復諭嵩持斬衰服三年當避君父之尊嵩言臣考洪武七年貴妃孫氏薨無子 太祖命吳王橚服慈母服斬衰三年主喪事皇太子諸王皆服朞是年孝慈錄成遂爲定制自後久無自事故未之講及茲當垂訓作則于後伏乞仍命殿下茲日衰杖入哭几筵其後居府盡三年之制 上意猶未以爲然乃批部疏曰輟朝五日不合一切所擬俱非禮之正

其考賢妃鄭氏例酌議以聞於是德等復上儀注云
云蹕入　上曰輟朝以十七日為始謚字止如例擬
請焚黃乃制命部議覆奏皇妃焚黃儀傳訛已非一
日蓋自　累朝或所生皇子及親王或司禮監官行
禮皆拜而獻酒跪而讀祝乃叅用上尊謚之儀而未
恩賜謚為制命其祭文稱　皇帝遣與上尊謚迥然
不同也今既奉旨以常禮從事當改議賜謚如賜祭
禮讀祝宜冊皆平立不拜　上報可仍令著為定規
如不係賜謚者臨期定擬以聞遂冊謚妃為榮淑康
妃按　上于典禮精析毫釐凡朝廷諭祭大臣遣官

嘗平立不拜而諭祭王妃拜而獻酒跪而讀祝果係

累朝之傳訛而禮官不察姑襲舊儀上之非聖明

幾失其職矣

倭寇自嘉興澱屯柘林等處進薄嘉定縣之採淘港時

以零賊薄城摽掠會募兵叅將李逢時許國以山東

民鎗手六千人至與賊相遇于新涇橋逢時率其麾

下先進敗之退居羅店鎮官軍追及之擒斬八十餘

人已追至採淘港乘勝深入伏起我兵大潰溺水死

者千人指揮劉勇等死之初新涇之捷李逢時功最

許國恨逢時與之同事而不先約己乃別從間道襲

之欲以貪邀功會天大雨而劉勇等兵先陷沒諸軍繼之倉卒不整遂大敗按是時總督尚書張經自駐常州府而道兩參將剿倭已兩大不相制而贊畫者為南京兵部主事譚綸益唐權不足以攝兩參將任其爭功喜殺每日率諸長鎗手出城揚兵則斬民間禿者報捷于是知縣楊且哭訴之督粮參政翁大立大言之贊畫主事綸等謬辭之曰兵氣欲揚公柰何阻之也大立喟然起曰凡人一念是可以動天感神一念差可以覆宗絕嗣公等為民剿賊乃殺民當功耶綸等竟不聽而益縱長鎗手恣意驕擾奪民

居樓宿即米鹽醬醋之類俱被掠盡民甚苦之大立乃促之出兵兵行羅店鎮俄而雨大至或勸之收兵兩參將徑督之而前始至採淘港不見一倭惟倭船數隻泊港而皆以絮被蒙之長鎗弩方亂射終不動比過午海潮已上諸港俱漫賊十六人忽于蘆葦中躍出揮刀衮入吾陣長鎗手奔亂盡棄鎗走歸港不得渡則自相殺或溺死凡死者三千餘人國史止據所報書之而云是役擒斬八十餘人疑當時張經之誣奏如此即所謂斬民間禿者首耳實未嘗獲一真倭也且出兵遇雨兵書所謂沐屍雨也而贊畫者

昧而無忌安得不取敗乎

輦駙馬鄔景和職回籍爲民初景和既奉旨入直會當撰玄文景和以不諳玄理辭 上不悅時 上有事清醮齋在府諸臣俱進香行禮間有 旨罷景和入直景和即不俟禮成而出已賞賚諸臣銀幣景和與焉景和心不安疏辭臣無功受賞懼增罪戾乞容辭免使臣得洗心滌慮以效他日馬革裹屍銜環結草之報 上大以爲恨乃摘疏中裹屍字謂以不祥語詛上怒詘失臣禮下法司參看擬黜景和爲民從之因去之崑山號民居爲朝夕計自奉薄于羈旅既道

年自昆山詣闕入賀　聖旦畢因言臣自五世祖寄
籍錦衣衛世居北方今被罪南徙不勝犬馬戀主之
私扶服入賀退而私省公主墳塋於西山見丘封翳
然荆棘不剪臣竊自念狐死尚丘正首臣係爲生人
托命貴主獨於死者魂魄相吊於數千里外不得展
春秋祭掃之誠拊心傷悔五内崩裂臣之罪重不敢
祈恩惟　陛下幸哀故主使臣得寄籍原衛長於靈
影相倚死無所恨疏入　上憐而許之按景和一統
誇武夫也而初疏辭免撰文今當時直賛諸臣負媿
多矣後疏請還祈守公主墳塋意更悽惋竟籍以同

天蓋言之不可無文如此、

遣工部右侍郎趙文華祭告海神幷察視江南賊情初文華條陳禦倭便宜首請遣大臣祭東海至是禮部覆如其言　上以問大學士嚴嵩嵩言南賊擾蘇松二載設官調兵未見實效屢次奏報或多失實宜依部擬遣大臣往祭宣布　朝廷德意合察視賊情訪求可以區處長策具實奏聞其所差官或即用文華亦可　上乃命文華往文華本嵩私人及比後自以奇衺術得幸于　上旣出憑寵自肆所睚眦立摧仆之百司無不望風震慴奔走供奉恐後時公私財

賄塡入其室江南爲因弊焉至于牽制兵機顛倒功罪以致紀律大亂戰士解體雖徵兵半天下而賊勢愈盛皆嵩引用匪人之罪也按國史以文華素稱小人又爲嵩所薦其視師貪狠之迹幾播罵殆盡矣顧江南當兵興時十享承平人習豢養因循翫愒無肯爲朝廷出氣力者以致師老兵疲地方殘創益甚文華一出以貪狠故督撫諸臣皆畏之如虎不敢不效命恐後始間立戰功至于戮張經而用胡宗憲卒收全績似難掩其詭遇獲禽之功不可槩以平生而盡抹摋之也

罷兵部尚書聶豹回籍閒住、是時南北多事、 上深以爲慮責成本兵甚切、豹事多推諉、不當 上意、惟秋末輒類擧各臣報捷蹟請謝玄祐而已、 上初亦悅之爲溥大賚再擧頗厭之、傳諭輔臣切責令陳剿平南北之策凡再上不稱旨、削俸二級至是 上諭在直八臣曰、 祖宗時于吏兵二部正官每慎其選況今日多事時卽兵正年衰不勝重任、卿等可評論之大學士嚴嵩等對豹果衰耗、臣等嘗傳 聖意、令彼自爲非退以全我 皇上優待大臣之體、于是豹乃引疾乞休 上特令閒住去、按豹嘗爲松江知府識

大學士徐階于徵時故京師虜變後階極力薦之然其人實無他長於兵事尤其所短徒空言駭世而已乃又當南北交侵之日叨玷本兵非 聖明自察其無用惡能遽退而遠之哉

己酉 詔錦衣衛遣官校逮總督南直隸浙福軍務右都御史張經及參將湯克寬械繫來京問以侍郎趙文華劾其畏葸失機玩寇殃民故也倭自去歲據松江柘林川沙窪二處為巢縱橫肆掠周迴數百里間焚畧殆遍水陸兵無敢近者本年三月初廣西田州土官婦瓦氏及東蘭南丹那地歸順等州狼兵六千

餘名承經調至狼兵輕慓嗜利聞倭富有財貨亟欲取之居民亦苦倭寇暴朝夕冀倖一戰文華既至嘉興屢趣經亟檄狼兵剿賊經曰賊狡且衆今檄召四方 獨狼兵先至耳此兵勇進而易潰萬一失利即駭遠近觀聽姑俟保靖永順土兵至合力夾攻庶保萬全文華再三言經終守便宜不聽文華乃疏言經養寇糜財屢失進兵機宜惑于參將湯克寬謬言欲俟倭飽颺出洋以水兵掠餘賊報功塞責耳宜亟治以紓東南大禍疏奏 上以問大學士嚴嵩嵩對只如文華言且謂蘇松人怨經不可復留宜與克寬俱

逮京訊鞫以懲欺怠經克寬遂併得罪尋陞應天巡撫右僉都御史周珫為兵部右侍郎仍兼原職代經總督經已就逮以平望王江涇大捷來聞于是兵科都給事中李用敬給事中閻望雲顧弘潞袁世榮高敏學等因言經選愞失事罪之誠當但今獲首功以千計正倭奴奪氣我兵激奮之時宜乘勢搗柘林川沙窪之巢以殲醜類若復易帥恐誤機會請姑召還錦衣使者待進兵後覩其成績與否從而逮經加罪未晚也 上覽疏大怒批之曰張經欺怠不忠聞文華之奏方此一戰是何心也此輩黨奸惡直沮法

怨上罪不可貸乃命錦衣衛執用敬等各廷杖五十黜為民已而　上心疑之以問大學士嚴嵩嵩言此事臣昨問臣階臣本二臣松浙人以鄉郡被憐聞見甚眞皆言經養寇損威殃民糜餉不逮問無以正法昨狼兵初至氣銳經禁之不進瓦氏憤曰我自備軍粮不效尺寸何以歸見鄉黨及賊逸甚多地方震恐文華憤不能平與御史胡宗憲合謀督兵追賊經聞繼至今次文華誠忘身徇國然必藉巡按力宗憲勇敢有膽畧親擐甲臨戎以致克捷此實　上天垂祐浙至　皇上昨諭欲遣官賜文華銀幣以壯彼威仰

見　聖明激厲臣工至意但御史宗憲功同希亦賜
一賞使彼地之　知日月之明無遠不照功者勸非
者懼矣　上乃諭禮部曰昨文華不言賊情未免有
誤可令竭忠將討仰贊玄威其遣衛官一員齎賜文
華大紅金綵錦鷄紗衣一襲銀六十兩御史宗憲協
心王事賜銀三十兩綵段二表裏可即行給發之方
文華發疏時永保兵已至浙其日即有石塘灣之捷
文華疏有云徵兵四集未有進戰之期蓋經以兵機
貴密文華宗憲輩佻淺不輕與言耳今戰勝嵩乃言
文華宗憲合謀督兵擐甲致捷經聞乃至殊失事實

然狼土兵寔服經威名經被逮衆志卽泮渙曆玹揚
宜皆庸駑非濟變才且受制文華宗憲由是倭患日
新而狼土兵復爲地方所苦東南事愈不可爲矣按
經爲文華所訐故史臣欲輕文華而軒經或誤于所
聞以是持論稍稍失平經駐江南時受有司供億借
侈無度其飲食俱用銀器所至騷然自採淘港一敗
遂按兵不擧已爲文華所促致有王江涇之捷此豈
有主憂臣辱之念然已無救于敗軍殺將之罪矣故
上毅然誅之而三輔臣亦大恨其誤國當經被逮
入京望門行賄動以鉅萬計卽嵩亦不之納況徐階

李本親見桑梓之荼毒者乎傳聞異詞不可以不覆也顧王江涇之捷經亦有桑榆之功或赦其一死此亦法外之仁也

巡撫應天都御史曹邦輔以勦滅蘇州許墅關倭寇聞且言連年倭患其來必糾連大衆多者數千少亦不下數百其登岸刼掠近則百里遠不過千里未有以五六十餘之賊深入內地轉戰數千里直嚮都門無所顧忌若此賊者且所過屠戮極其慘烈使不即殄滅得以遁歸彼巳習知內地虛實將來招引醜類為禍殆未可量所據僉事董邦政聞命疾趨躬督行陣

横犯鯨鯢之衆不旬日而芟刈之真可謂奇功也請
亟加褒録總督浙直侍郎楊宜亦報捷如邦輔言復
參邦政雖有斬馘功然實故違節制當罪督察侍郎
趙文華又言柘林餘賊復巢陶宅臣同浙江巡撫胡
宗憲督兵四千來松江會剿而應天巡撫曹邦輔僉
將董邦政不協力進兵顧乃避難趨易僥倖功捷乞
加懲究疏俱下兵部部覆文華所謂趨易蓋指蘇州
之寇而言所謂避難蓋指陶宅之寇而言竊計二寇
多寡雖殊比量聲勢不宜分難易論若使合而為一
以流劫者之慓悍濟屯聚者之蕃衆未免復滋蔓難

圖乃令蘇州之寇剿滅無遺陶宅之寇自然勢孤氣沮驅險爲易令第宜令黃邦政戴罪自效務將陶宅之寇亟行殄絕俟事平之後總較功罪然後賞罰可得施也、詔下邦政於總督都御史逮問初文華聞蘇寇且滅趣赴蘇欲攘其功比至則邦輔業已先奏捷矣文華遂大怒乃以陶宅寇患委罪邦輔邦政參之復嗾宜排邦政宜心知邦政功懼失文華意故矛盾若此、

山西陜西河南同時地震聲如雷雞犬鳴吠陜西渭南華州朝邑三原等處山西蒲州等處尤甚或地裂泉

湧中有魚物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或一日連震數次或累日震不止河渭泛漲華岳終南山鳴河清數日壓死官吏軍民奏報有名者八十三萬有奇時致仕南京兵部尚書韓邦奇南京光祿寺卿馬理南京國子監祭酒王維楨同日死焉其不知名及未經奏報者復不可數計按是歲地震之變古今罕有而渭南一縣地陷百里尤可詫也時兵部尚書楊博之父亦被壓死　上聞之諭嚴嵩此博不忠所致博懷疑畏不敢為父祈卹後奪情起復薊遼總督始敢陳情給祭葬

逮戶科左給事中楊允繩下鎮撫司獄論死降浙江道御史張巽言爲河南武陟縣丞調光祿寺丞胡膏爲四川重慶府通判時允繩與巽言巡視光祿寺疏論膏收鵞混同子老僞增物價至數百金宜正其侵冒之罪事下法司驗問膏言玄典隆重所用品物不敢從收充數前月子鵞嫩小故全收老鵞允繩懀臣揀取太精斥言諸物不過齋事用之取充具可耳何必精擇其欺謗玄修如此　上覽其疏大怒　詔錦衣衛逮膏允繩等俱送鎮撫司從公掠治不得畏避鎮撫司具獄詞上　上以該衛不逮巽言詰問掌衛事

左都督陸炳責其故縱以直覺宥之其右都督朱希孝以下各奪俸三月允繩等送法司擬罪於是刑部尚書何鰲等奏允繩坐儀仗內訴事不實者絞引例發邊遠衛充軍膏妄貴受贓爲民　上詔允繩依律處絞繫　詔獄仍同御史巽言杖之於廷巽言降二級與膏俱調外任按膏時倚親家大學士李本爲與援故得以部郎改京堂爲人恣肆不檢而允繩故矜體而偶與之同事常放言觸怒允繩不勝忿忿乃以爭子鵝小事論膏而中引馬從謙盜內府贓物例意欲殺膏亦似太激膏遂誣允繩誹謗玄修而允繩竟

坐絞死允繩既死膏自不宜出仕以示不自安之意可也比爲徽州同知貪得無厭居家復暴横鄉里隆慶初詔郵錄允繩而膏以他事發有司亦置之大辟孟雪允繩之冤也然令人罕詳其事之始末而惡膏太甚不知允繩亦有以取之矣

湖廣承城人胡尚堯詐稱中書僞爲恭誠伯陶仲文文移請雲南定邊縣取龍涎香進用至則於石峒懸崖間集夫役結梯而上從石乳隙中取物三條云是龍涎見有鱗甲異物風雷變態之狀故以聳動大吏爭相饋遺黔國公厚賂之事聞詔逮下鎮撫司拷訊

論斬按是時　上好道教故驛路往來詐冒百出有龍虎山道士江得洋自稱奉　詔詣四川鶴鳴山挂播撫按俱厚賂之比還荊州持勘合掛號守詰其奸狀尋獲所販少女及馬騾以數十計隨行者七人俱置之法而得洋逃去惜當事者畏縮不敢以其事聞之于　上也

上深以南寇為憂疑趙文華前言零寇不實屢以問大學士嚴嵩嵩曲為營解　上意終不釋文華聞而大懼是時吏部尚書李默頗與嵩為異同文華自江南旋恣睢暴戾公卿多所凌侮無敢抗者默獨以盛氣

臨之楊宜既罷嵩文華雅欲以胡宗憲代默復推用王誥由是嵩文華惡默滋甚及是文華謀所以自解者稔上喜告訐反摘默部試選人策目有漢武唐憲咸以英睿興盛業晚節乃為任用匪人所敗等語指為謗訕奏之因詭言臣受　皇上重託為人所嫉近奉命還京臣計寇指日可滅乃督撫非人今復一敗塗地皆由默恨臣前歲劾逮其同鄉張經思為報復追臣經論曹邦輔則嗾給事中夏栻孫濬媒孽臣及宗憲黨留邦輔延及半年地方之事大壞非浙直總督又不推宗憲而用王誥抵塞然則東南塗炭何

時可解、陛下宵旰之憂何時可釋也、然罪魔之餘
皇上洗瘢錄用不思奉公憂國乃懷奸自恣、敢干
非 上如此臣誠不勝忿忿昧死以聞 上覧疏大
怒、詔禮部三法司及該科參看、覆稱然偏執自用
失大臣體、至其策問所引漢唐故事、尤非所宜言、
上以其語涉黨護、切責尚書王用賓等、各降俸三級、
而下然鎮撫司拷訊、刑部尚書何鰲遂坐然比擬子
罵父者律絞、 上曰律不著臣詈君文、謂必無也、今
有之其加等處斬、錮于獄、隨諭吏兵二部曰、南賊一
事不宜坐視、人臣都不盡忠、文華非告密者、楊宜已

默仍去冠帶為民。曹邦輔令巡按御史逮繫來京問此任傾推補王誥不必去。今仍舊職。胡宗憲陞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總督軍務。華陞湖廣按察使。張景賢為右僉都御史代邦輔。默竟瘦死獄中。默愽雅好文。偶鄉人陳全之者。為禮部祠祭司郎中作歲終類奏災異疏詞頗紕謬。默見而醜之曰此豈提學之選耶。會荊州缺知府。默推全之出補。全之大恨以為非格。既授牒出京。適文華視師還。全之以門生謁之潞河舟中。乃告默所出策題。已文華詰默求為兵部尚書。默不答。第微哂而已。以是文華銜默

刺骨遂上誣以謗訕時黙已加 翰林學士召入西内同勲輔諸臣撰文業有進閣之望矣頎讒人一構覔陷不測而是歲彗星犯太微垣 上實欲以黙當之也

癸亥掌吏部事大學士李本言近者當事臣之内外用人不論賢否動以愛憎為用舍徇私納賄祇取充位是以庶績日隳南北多故 陛下焦思屢更數易郎有嶷嶷自保之士鮮能分主憂者臣聞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根荄不除嘉穀不生故用人在去不肖夫大臣者小臣之倡也大臣不職小臣則靡然從之

故去不肖者先大臣矣臣頃承任使輒不忌諱欲將兩京九卿長貳府寺等衙門堂官及各總督巡撫巡視其樸樕不稱者稍易之尚堪驅策者留之庶官郡知縣疏人　上嘉其忠悃命本分別去留上之于是本歷派大臣當罷去者若干人吏部侍郎葛守禮等與焉而以工部尚書吳鵬葛子世蕃列之優等蓋本此舉專一承望嵩風指去其異己者比其考察科道亦如是已　天下滿朝為之捧腹而鵬以是得改吏部尚書惟嚴氏父子之指使而賄賂之門大開矣此世道一降之會也

世廟識餘録卷之十八終